

• 科学技术哲学 •

认知渗透与新独断论

Cognitive Penetration and New Dogmatism

王华平 / WANG Huaping

(山东大学哲学系, 山东济南, 250100)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摘要: 认知渗透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认知状态有时会反过来影响知觉经验。认知渗透似乎对知觉辩护构成了威胁。西格尔以独断论为例, 说明了认知渗透是如何给知觉辩护带来问题的。她的结论是, 独断论无法应对来自认知渗透的挑战。本文表明, 独断论之所以会面临认知渗透的问题, 是因为它被理解为承诺了认识论的现象主义, 即知觉经验可单凭它的现象特征提供辩护。但新独断论抛弃认识论的现象主义, 因而不会有认知渗透的问题。相反, 认知渗透恰好表明, 新独断论是适切的。

关键词: 知觉辩护 认知渗透 新独断论 知觉经验

Abstract: Cognitive penetration is the phenomenon that cognition sometimes exerts top-down effects on perception. It seems that cognitive penetration poses a threat to perceptual justification. Taking dogmatism as a paradigm, Susanna Siegel has argued that the threat cognitive penetration posed to perceptual justification is intractable.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reason why dogmatism is taken to be unable to give an adequate account of cognitive penetration is that it was thought to be epistemological phenomenalism. But if we reject epistemological phenomenalism and come to endorse a new version, that is, new dogmatism, then the threat pose by cognitive penetration dissolves. The conclusion, hence, is that cognitive penetration is not a threat to new dogmatism. On the contrary, it shows that new dogmatism is adequate.

Key Words: Perceptual justification; Cognitive penetration; New dogmatism; Perceptual experience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18.08.004

认知渗透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认知状态有时会反过来影响知觉经验。这种影响似乎对知觉辩护构成了威胁。知觉经验之所以能为知觉信念提供辩护, 是因为它反映了世界的所是; 藉由它, 我们能够检验自己的信念是否符合世界。在此意义上, 经验构成一个法庭, 对思想与实在的相关性做出裁决。但是, 如果经验反映的实际上是认知者自身的认知状态, 它所给出的检验结果就不是思想与实在的相关性, 而是认知状态之间的符合关系。如此一来, 经验法庭就垮掉了, 知觉辩护也就沦为内部游戏。在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中, 西格尔 (Susanna Siegel)

以“简单而又流行”的独断论 (dogmatism) 为例, 说明了认知渗透是如何给知觉辩护带来问题的。结论是, 独断论无法应对来自认知渗透的挑战。^[1]

我将论证, 恰当版本的独断论完全可以应对认知渗透所带来的挑战。我的论证将沿如下方式展开: 第一节将对相关背景知识和重要概念作必要交待; 第二节对认知渗透做出界定, 并给出一个真正的例子; 第三节分析认知渗透是如何威胁独断论的; 第四节给出一个恰当版本的独断论, 并说明它是如何消除威胁的。我的结论是, 认知渗透并不妨碍知觉辩护。

基金项目: 山东大学创新团队项目 (项目编号: 11090077612021)。

收稿日期: 2017年8月12日

作者简介: 王华平 (1972-) 男, 湖北通山人, 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为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知识论。

Email: wagner@gmail.com

一、必要交待

要讨论认知渗透,首先就要清楚什么是渗透者和被渗透者。仅说渗透者为认知状态,被渗透者为知觉状态,这是不够的。至少,我们应能对它们做出表面上的区分。实际上,表面上的区分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柏拉图指出,知觉是被动的,它总是与特定的身体器官联系在一起,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理性之外的东西。^[2] 认知则是理性面向理念时所表现出来的主动官能。柏拉图的区分得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但它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不再抽象地谈论理性。我们今天所说的认知指的是记忆、学习、思考、决定、推理与语言表达等心理事件所涉及的信息转换过程。认知的基本功能是帮助认知者获得知识,为他们开展行动提供依据。按照这样的理解,认知状态典型地包括信念和欲望。实际上,情绪也经常被提及。

下面以信念为例来说明认知状态与知觉经验的区别。信念不同于知觉。首先是认知控制的不同。知觉经验不受我们直接控制。在穆勒—莱耶尔错觉中,即使我们知道两条线段是一样长的,它们看来也仍然是一长一短。所以说经验是被动的。信念则是主动的。我们经常主动地调整自己的信念,比如根据专家的意见改变自己的想法,或因为某事摈弃某个信念。正是由于信念具有主动性,所以它可用于推理和思虑。当一个信念受到了其他心理状态很好支持时,我们说它是合理的。但我们不能在这种意义上说知觉经验是合理的,因为知觉经验的合理性在于它是否准确地表征了外部世界。其次,知觉经验与信念对对象的要求不同。知觉经验与信念都可为我们提供周围环境的信息。但知觉经验的对象具有环境相关性。只有当环境中的事物与知觉发生接触时,我们才能感知到它。信念则无此要求。一个远在天边的物体,也可以成为我信念的对象。

知觉与信念最明显的区别当属现象学上的。拥有一种知觉经验,认知者会有一种“像是什么”(what it is like to be)的感觉。^[3] 例如,你看到一棵树,你会有一种像树叶那般酡绿的感觉。这种感觉标识了现象学上的性质,称为现象特征。现象特征所带来的感受通常是强烈的。日出的美丽、花朵的鲜艳、鱼儿的悠游,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是那么的真切。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上述情景,但其中的

细节却模糊起来。想象,尤其是思想,缺乏经验那般鲜明的现象特征。具有一个信念,就像麦金(Colin McGinn)所说,“像是什么的东西好像是滤净了一样。”^[4]

以上区别说明了什么呢?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见解。一些人,例如柏拉图、洛克、休谟,把初看起来的区别当成是实质性的;另一些人,例如里德(Thomas Reid)和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则认为初看起来的区别只不过是表面现象。阿姆斯特朗认为,知觉经验本质上就是信念。此观点又被称为信念论。对信念论来说,认知渗透是一个平凡事实。原因很简单,如果知觉经验本质上是信念,而信念又是可以相互影响的,那么信念就可以影响知觉经验。一些信念论者将认知渗透看作是其理论的一个推论,认为它的存在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了最佳解释推理意义上的支持。但是,认知渗透的支持者不必是信念论者。事实上,绝大部分人都不是。

在这里,我们无需卷入信念论与非信念论之争,只需承认知觉与信念存在初看起来的区别就可以了。这是个几乎没有争议的主张。在初看起来的意义上,知觉信念是与由知觉经验产生的另一种心理状态。例如我看到一颗树,我的视觉让我处于那儿有一颗树的经验状态;由此,我产生一个信念,即那儿有一颗树。这个信念即知觉信念,它在我关于树的知觉经验消失后也可保持。

当然,知觉与信念是共同点的。一个显见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能向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因而都有表征内容。如果所携带的信息反映了情况所是,我们就说它们的内容是准确的。一个外部条件,例如那儿有一颗树,可同时使得知觉经验和知觉信念的内容是准确的。在此意义,我们说它们具有相同内容。一般认为,信念内容是概念的。给定相同内容假定,我们可推知,知觉内容也是概念的。称此观点为概念论。概念论是个有争议的论题。^[5] 不过,就独断论对认知渗透的处置而言,它并非是必需的。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讨论并不依赖于概念论。

至此,我以信念为例说明了作为渗透者的认知状态和作为被渗透者的知觉经验之间的区别。对欲望和情绪状态,我们也可以做类似处理,但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二、认知渗透

清楚了渗透者和被渗透者后，我们就可以讨论认知渗透了。认知渗透指的是作为渗透者的认知状态反过来影响作为被渗透者的知觉状态。应当清楚，知觉状态，例如在盲视病人的情形中，可以是无意识的。由于我们关心的知觉辩护问题，即知觉经验向知觉信念所提供的辩护，所以我们将被渗透者限定为知觉经验。说知觉经验受到了认知状态的影响，意思是说，知觉经验会因认知状态的不同而不同。这当然是个非常粗糙的描述，它甚至不能排除显性的注意力转移的情形。例如我想起一件事，于是转过头去跟我朋友说话，这时我看到了我朋友。但如果这也算认知渗透，那认知渗透将显得非常琐碎，从而也看不出它会有什么哲学意蕴。下述定义可排除显性的注意力转移的情形：

(CP*) 两个认知者在相同外部条件下感知到相同远端刺激时具有内容上不同的知觉经验，这样的不同是由他们认知状态的不同造成的。

然而，(CP*) 仍然不够准确，因为它没有排除注意力隐性转移的情形。认知状态有可能以隐性的方式影响认知者的注意力而影响他的知觉经验。比如在心理学试验中，受试按要求是注视屏幕中央的小红点。事实上，当她事先接受某个假设时，她的注意力偏向于屏幕左侧；当她接受另一个假设时，她的注意力偏向于屏幕右侧。在这种两种情况下，她看到的东西自然会不一样。这类情形中，知觉经验并未认知状态的直接影响，所以算不上是真正的认知渗透。然而，在早期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讨论中，很多例子都涉及到了注意力的隐性转移。比如少女一妇人图，当你眼睛盯着左上方时，你看到的很可能是少女；当你盯住下方看时，你看到的很可能是妇人。^[6]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诸如鸭兔图之类的形相转换 (aspect shift) 的例子并非真正的认知渗透情形。

要排除注意力的隐性转移就需要将对 (CP*) 作进一步限制。斯托克斯 (Dustin Stokes) 提出了个很好的建议。他认为，应将认知状态对知觉经验的影响限制为“内部的”。^[7] “内部的”的意思是，因果链不以外在于认知者的某个事件为中介。这同时排除了远端刺激不同以及注意力转移的情形。不过，斯托克斯的建议仍然不够强，因为它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形：虽然认知对知觉的影响是内部的，但却是以类似于“触电”的方式引起的。可以设想，一个人的脑袋被电击了一下，然后他就有了某种知

觉经验。同样可设想，我脑海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比如哥德巴赫猜想还未被证明，然后我就幻觉到了一个红色三角形。很难判定这类情形是否属于认知渗透，因为其中的认知状态只是偶然引起了知觉状态，它并未渗透到知觉经验当中。所以，为了获得几乎是无可争议的认知渗透情形，我们需要再做限制。这让我们想到“认知渗透”一词的缔造者匹利夏恩 (Zenon Pylyshyn)。他曾说：“[认知渗透]是……当表征的意义被纳入考虑时所表现出来的融贯的影响。”^[8] 融贯是个语义学概念，它刻画的是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我们将影响具体到内容层面，要求内容之间表现出某种融贯性，那么，与内容无关的触电情形就被排除在外。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下述充分条件：

(CP) 知觉经验E被认知状态C渗透，当C以内部方式引起E，且C和E的内容具有融贯关系。

满足 (CP) 的情形是真正的认知渗透情形。西格尔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1], p.209)

生气的杰克。吉尔没有得到辩护地相信杰克在生她的气。对吉尔来说，她对杰克生她的气这个命题的恰当认知态度是悬搁信念。但她的态度不是认知上恰当的。当她看到杰克时，她的信念使得杰克看起来在生她的气。如果她不相信这一点，她的经验就不会将杰克表征为生气的样子。

上述例子假设了我们可以直接经验到他人的心理状态。不过，这不会对接下来的讨论产生影响，因而是无害的。并且，这个例子似乎符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不过，仍然有这样的可能，虽然在常识看来 (CP) 得到了满足，但实际并非如此。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妨把生气的杰克当作一个思想实验。这并不影响它的理论效力，因为即使是现实的理论是有模态维度的，应能对可能的事物做出合理预测。如果预测不合理，那么这个理论很可能就是错的。正因如此，我们常常用思想实验来进行哲学论证。所以，正如西格尔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拿生气的杰克作例子来讨论问题。

从生气的杰克，我们不难看出，认知渗透存在“信念生成的循环结构”。([1], p.202) 吉尔从起渗透作用的信念开始，经由知觉经验得到了相同的信念。这是个循环，它严重威胁到了知觉经验的认识论地位。对此，西格尔用流言圈做了精辟说明。“在流言圈中，吉尔告诉杰克某件事情p，杰克相信了她，但很快忘记了这是吉尔告诉他的，于是不久之后又

告诉吉尔事情 p 。假如吉尔认为,杰克告诉她事情 p 为 p 提供了超出她已经拥有的额外的支持,这显然是荒谬的。一眼就可看出,这像是一个反馈循环,在它之中其实并无新的辩护产生。同样地,在认知渗透的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信念,这就好比你的信念 p 告诉你去获得经验 p ,而你的经验 p 又反过来告诉你去相信 p 。”([1], p.202)虽然在吉尔看来,她的知觉经验让她获得了额外证据来支持她的信念,但实际上,她的知觉经验不能为她的信念带来任何认识论地位的提升。

认知渗透所带来的特有挑战就在于,它要求知觉辩护理论给出一个解释,以说明被渗透的知觉经验的确不能提升知觉信念的认识论地位。反过来,如果一个理论预测了认识论地位的提升,那么它就是不恰当的。以此观之,认知渗透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检验标准。

三、认知渗透与独断论

现在以这一标准来衡量独断论。独断论是时下颇为流行的一个知觉辩护理论,它有两个核心主张:(1)充分性原则:在没有击败者(defeater)的情况下,呈现出情况像是 p 的知觉经验足以为认知者相信 p 提供辩护。这里,击败者指消除信念的假定辩护来源的那些要素,即知识论者所说的破坏型击败者(undercutting defeater)。比如你依据自己的经验得到辩护地相信房子里有一个红色三角形,但房子的主人告诉你,那是特殊灯光的效果,那么他的话就是破坏型击败者——它通过证明你的经验为假的方式消除了你信念原有的辩护来源。(2)直接性原则:当呈现出情况像是 p 的知觉经验为认知者相信 p 提供辩护时,这种辩护是直接的,它不依赖于认知者对其他任何事情的辩护。这意味着,经验本身不需要得到辩护便可以提供辩护。([9], p.202)

独断论有很多优点。首先,它对怀疑论给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有力的回应。独断论赋予了知觉辩护极简的结构,说明了我们何以可能拥有摩尔式知识,比如我有一只手。通过肯定摩尔式知识,独断论消解或拒斥了怀疑论。其次,它真正兑现了经验法庭的承诺。独断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支持直接性原则。在别的理论看来,知觉经验即使能辩护信念,所提供的辩护也不可能是直接的,因为知觉经验本身的可靠性有待确认。但是,如果知觉经验

所提供的辩护需要依赖其他辩护,那么我们又需要为那个辩护寻找合理性依据,于是就产生了无穷后退。即使我们找到了某种方式来终止无穷后退,知觉经验却再也不是最终的仲裁者,从而经验法庭也就沦为空谈。最后,它对知觉经验的现象特征给予了充分重视。经验呈现出情况像是 p ,是认知者所感受到的像是什么的方面,也即经验的现象特征。知觉经验的现象特征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我们不自禁地接受它所呈现的内容为真。独断论通过肯定这一点而为知觉经验能够胜任经验法庭找到了一个原因。

认知渗透对独断论构成的威胁是显见的。按照独断论的充分性原则,呈现出情况像是 p 的知觉经验足以为认知者相信 p 提供辩护。这意味着,只要吉尔的知觉经验呈现出杰克看起来在生她的气,她就可凭此经验得到辩护地相信杰克生她的气。因此,独断论会预测,吉尔被认知渗透的知觉经验能给她们的知觉信念带来认识论地位的提升。但是,根据前面的分析,这样的预测是不恰当的。如果独断论无法对此给出特别的说明,那么它就是有问题的。

独断论有两种方式来消除威胁。第一,给出理由以表明认知渗透情形中的认识论地位提升是合理的。第二,找到一个击败者以表明被渗透的知觉经验不会引起认识论地位提升。

西格尔认为两种方式都不适用于独断论。按照第一种方式,独断论者可争论说,认知渗透就像是外部电击。外部电击可让认知者具有某种偶然的经验,例如前面有一个红色三角形。根据独断论,看起来像是一个红色三角形的经验足以为认知者相信有个红色三角形提供辩护。假如我们把认知渗透看作是内部电击,那么我们就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被渗透的经验何以仍然具有辩护效力。西格尔指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认知渗透和电击的类比成立,经验被认知渗透的整个过程就不受理性控制。”([1], p.213)但是,“正如我们认为人们对过于自信或不自信等人格特征负有责任一样,我们也常常认为人们对混淆负有责任,对因混淆而形成的信念负有责任,对已知的不能根据证据调整信念负有责任。在渗透者是混淆、教条、虚荣心或不自信的情形中,电击的类比并不成立,因而不会让认知提升的预测变得更加合理。”([1], p.213)将认知渗透类比于电击的确是不恰当的。如果类比成立,我们就不能说渗透者和被渗透者的内容具有

语义关系，从而充分性原则所要求的知觉经验与知觉信念内容上的对应关系也就得不到保证，因而也就不清楚前者何以能够辩护后者。但正如前面所说，真正的认知渗透情形是有语义融贯要求的。因此，真正的认知渗透不同于电击。

第二种方式是寻找击败者。应该清楚，所找的击败者应是认知者认知上可达及的，即内在主义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要确认知觉经验的辩护效力就需要用到认知者视野外的东西，例如可靠性。这意味着，知觉辩护需要依赖其他类型的辩护，例如对经验的可靠性的辩护。如此一来，知觉辩护就不是直接的了。

就真正的认知渗透情形而言，我们能想到的内在主义的潜在击败者有：

(i) 你注意到或能够注意到：当且因为你事先相信 p ，你才具有经验 p 。

(ii) 你相信，如果你事先没有相信/希望/期待/欲望 p ，你就不会有经验 p 。

(iii) 你相信，在获得经验前， p 未得到辩护。

但正如西格尔指出，只要我们把生气的杰克稍微改动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条件可以一个也得不到满足。设想吉尔毫无理由地相信杰克在生她的气，但下一次见到杰克时，她忘记了自己有过那样的信念。不过，正是那个信念使得吉尔看到杰克时她的经验将杰克表征为生气的样子。如果没有那个信念，吉尔的经验就不会将杰克表征为生气的样子，([1], p.216) 这个例子并无击败者 (i)、(ii)、(iii)。因此，并非每种认知渗透的情形都有独断论所需要的击败者。

综上所述，独断论两种可能的消除威胁的方式都是不可行的。西格尔由此得出结论，独断论无法应对认知渗透所带来的挑战。

四、新独断论

西格尔的结论对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就在于，即使我们承认她的论证是有效的，能得出的也顶多只是，她所说的那种类型的独断论无法应对认知渗透带来的问题。那种类型的独断论由特定版本的充分性原则和直接性原则组成。其中，充分性原则说的是，缺省情况下，只要知觉经验呈现出情况像是 p ，就足以为认知者相信 p 提供辩护。换句话说，知觉经验单凭现象特征提供辩护。称此

为认识论的现象主义。

事实上，大多数独断论者都将充分性原则理解为认识论的现象主义。例如普赖尔 (James Pryor) 就说：“我的观点是，知觉经验因其具有知觉现象学而具有独断论者所说的那种认知效力。我认为知觉经验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学：感到要对所给予的命题断言为真……我的观点是，知觉辩护源自那种现象学。”^[10] 史密西斯 (Declan Smithies) 说：“一个人具有辩护地相信 p 当且仅当他凭借具有现象经验而具有可击败的辩护去相信 p ，并且他的现象经验看起来像是 p ，并且他的可击败的辩护并未被任何相冲突的表象击败。”^[11] 按照他们的理解，知觉经验的现象特征不只是知觉辩护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似乎是合理的。这一点可用盲视现象来说明。盲视病人因为视觉皮层受损而看不到盲视区域内的物体，无法对那些物体做出相应的行动与语言报导。令人惊讶的是，这类病人在被迫选择时表现出了高度可靠的分辨力。假如我们要他猜测盲视区域内的某个物体是 X 还是 O ，他的回答往往很准确。对此的解释是，盲视病人的知觉系统对盲视区域的刺激进行了表征和处理，只不过没能把它上升为有意识的经验。盲视病人的知觉是没有辩护效力的，他在受迫选择时所做出的报告纯粹是猜测，连他自己都会对猜测的结果感到吃惊。这说明，知觉状态如果失去了现象特征，即使仍然具有可靠的表征内容，也不能提供辩护。

问题就在于充分条件。按照充分条件，知觉经验可单凭其现象特征提供辩护，这等于将知觉经验的表征内容排队在辩护之外。至少初看起来，这与经验法庭的精神是相背离的。经验法庭要求知觉经验能保证心灵与世界的认知接触。这一点，离开了表征，很难想象它是如何可能实现的。一个不对世界进行表征的状态，又如何能负载来自世界的信息呢？如果不借助其表征内容，知觉经验又何以能够将来自世界的合理性限制传达给信念呢？因此，经验法庭的一个自然要求是，表征内容出现其中并发挥实质性作用。

也许有人会说，冲突其实没有初看起来那么明显，因为现象特征有可能就是表征内容，或者，表征内容有可能随附于现象特征。这两种观点的确可容许表征内容以某种方式出现在知觉辩护中。问题是，表征内容即使出现在知觉辩护中，它也没有发

挥作用。无论是以现象特征的身份出现(第一种观点),还是在现象特征背后出现(第二种观点),表征内容都起不到辩护的差异制造者的作用——它完全被现象特征屏蔽了。

实际上,现象特征是无法完全屏蔽表征内容的。现象特征所呈现出的情况像是 p 相容于情况“就是 p ”与情况“单纯像是 p ”。前一种情况下,表征内容是外部世界中的一个事实,我们说它是事实性的。后一种情况下,表征内容是心灵内部的纯粹显相(mere appearance),我们说它是纯粹现象的。有理由认为,两种情况下知觉经验向知觉信念提供的辩护是不同的。请看所谓的“新恶魔问题”。设想一个恶魔,他制造出某个认知者 S 现象上的复制品 S' ,目的是为了欺骗他,以至于 S' 关于世界的一切心理状态都是假的。^[12]这种情况下, S 和 S' 的知觉经验所提供的辩护完全相同吗?很多人,包括独断论者,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毕竟, S' 的知觉经验表现得和 S 的一样,因而 S 的知觉经验向 S 提供的它都能向 S' 提供。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进一步假设, S 和 S' 都经验到了一个红色三角形,并且形成了相应的知觉信念“这个三角形是红色的”。“这个三角形”,对 S 来说指的真实世界中的某个三角形 A ,对 S' 来说则是虚构对象 A' 。从而 S 的知觉经验向他提供的辩护是“ A 是红色的”; S' 的知觉经验所提供的辩护(即使能提供的)是“ A' 是红色的”。这种不同是由表征内容的不同造成的。^[13]因此,不同的表征内容,即使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现象特征一样,所提供的辩护也是不同的。这说明,表征内容可以充当辩护的差异制造者。

上述结论并不限于单称命题,它至少可推广到自然类的情形。在普特南(Hilary Putnam)所构想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中,奥斯卡和孪生奥斯卡看到了一杯水,他们的知觉经验呈现出相同的现象特征,他们在各自知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水是无色透明的液体的信念。但他们的知觉经验所提供的辩护并不一样:一个是“ H_2O 是无色透明的”,另一个是“ XYZ 是无色透明的”。更进一步,假如伯奇(Tylor Burge)所倡导的社会外在论是正确的,那么对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知觉经验的表征内容都是其辩护的差异制造者。当然,语义外在论,尤其是伯奇的社会外在论是有争论的。但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外在论的适用范围,而是它帮助我们理解了如下可能性:即使两个知觉经验的现象特征完全一样,

它们的表征内容也有可能不同,即一个是事实性的,另一个纯粹现象的。这样的不同,正如改进版的新恶魔问题和孪生地球思想实验所提示的,会造成知觉经验所提供的辩护的不同。

但上述表述并不准确,因为它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具有相同现象特征而表征内容分别为事实性的和纯粹现象的两种知觉经验都能提供辩护。的确,很多知识论者都认为在新恶魔问题中, S 和 S' 的知觉经验都能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信念提供辩护。接下来我要论证,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仍以新恶魔问题为例。设想恶魔在 S'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送回真实世界。现在, S' 的知觉经验变成了真实经验,而他的信念系统仍然维持不变。这种情况下, S' 真实的知觉经验并不能为他的信念提供辩护,因为 S' 的知觉经验的内容是“ A 是红色的”,他的信念的内容是“ A' 是红色的”。这样的结果很是反直觉的。直觉告诉我们, S' 回到真实世界后他的认识处境应该比原来有所改善,而不是反而不如。假如真实的知觉经验在其他情况均同情况下所提供的辩护不比虚假的少,那么,就不应该认为刚复制出来的 S' 的知觉经验能为他的信念提供辩护。这意味着,在受骗情形中, S' 的知觉经验根本就不能提供辩护!而 S' 的知觉经验不能提供辩护的原因是因为其表征内容是非事实的。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呈现出情况像是 p 但表征内容是纯粹现象的知觉经验不能为认知者相信 p 提供辩护。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独断论的现象主义版本的充分性原则就应该修改为:在没有击败者的情况下,呈现出情况像是 p 且表征内容为事实性内容的知觉经验足以为认知者相信 p 提供辩护。

修改后的充分性原则与直接性原则所组成的独断论,我称它为新独断论。新独断论是相对于当下流行的独断论版本而言的,它的想法其实并不新。早在上个世纪,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就表达了类似思想。麦克道尔关注的核心点是,思想何以可能具有经验内容。用他的话来说,思想何以可能是关于世界的,而不是“无摩擦的空转”。^[14]这要求思想能够接受来自世界的合理性限制。这种限制只是藉由经验来传达。而经验要能向思想传达来自世界的合理性限制,它就必需具有事实性内容。因此,知觉经验的形而上学必定是:在真实情形中,知觉经验的内容是“‘情况是如此这般’这一事实本身”。相反,在受骗情形中,知觉经验的内容是

不符合事实的“纯粹显相”。^[15]当我们用真实经验来辩护信念时，我们就将在经验中接受的“情况是如此这般”这一事实本身移交给信念。“情况是如此这般”排除了“情况不是如此这般”，所以，真实知觉经验所提供的辩护是“排除了错误的辩护”。^[16]在受骗情形中，我们从经验接受的是“事物并非如此这般”，这不能为我们相信“事物如此这般”提供辩护，只是经验呈现出来的现象特征让我们觉得它提供了辩护。更一般地，新独断论认为，表征内容为非事实性的知觉经验不能提供辩护。另外，麦克道尔认为，知觉经验的内容可以“邀请”认知者去相信相应的知觉信念。但正如盲视情形所表明的，表征内容本身是没有辩护效力的，只有与现象特征结合后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新独断论主张，知觉经验的现象特征与事实性内容共同地起到了辩护作用。

从新独断论去看认知渗透，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根本就没问题。新独断论不会做出认识论地位提升的预测。在它看来，被渗透的知觉经验并不具有事实性内容，所以根本就不能提供辩护。仍以生气的杰克为例。吉尔的知觉经验向她呈现出杰克在生她的气，但这并非事实。即使杰克恰巧那时真的在生她的气，吉尔的知觉经验的内容也不是事实性的，因为它全然来自吉尔事先持有的信念。既然吉尔的知觉经验的内容是随附于她内部状态的纯粹现象内容，根据新独断论，它不能提供辩护。那些认为认知渗透给独断论带来了严重威胁的人，想当然地将充分性原则理解为认识论的现象主义。受此误导，他们断定独断论必然会做出认识论地位提升的预测。而这样的预测，正如西格尔所指出，注定是无法兑现的。于是他们得出结论，独断论无法应对来自认知渗透的挑战。但是，新独断论却不是他们理解的那个样子，它不会做出认识论地位提升的预测，因而也就没有他们所说的问题。

五、结 语

如果上述分析是对的，那么结论应该是：认知渗透的确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检验标准，运用这个标准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新独断论是适切的。像普赖尔、史密西斯那样的独断论者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纯粹现象学的充分性原则。但是，现象意识呈现出来的东西并不等于纯粹现象

学的东西——它还有可能是事实性的。像西格尔那样的反对者之所以认为独断论不能应对认知渗透的挑战，是因为她们预设了，独断论一定会做出认识论地位提升的预测。但新独断论却不会做出这样的预测。

[参 考 文 献]

- [1] Siegel, S. 'Cognitive Penetrability and Perceptual Justification'[J]. *Noûs*, 2012, 46(2): 201–222.
- [2] Caston, V. 'Perception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A], Matthen, M.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Perception*[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9–50.
- [3] Nagel, T.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74, 83(4): 435–450.
- [4] Colin, M.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25.
- [5] Toribio, J. 'Nonconceptual Content'[J]. *Philosophy Compass*, 2007, 2(3): 445–460.
- [6] Hanson, N. *Patterns of Discove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
- [7] Stokes, D. 'Cognitive Penetrability of Perception'[J], *Philosophy Compass*, 2013, 8(7): 646–663.
- [8] Pylyshyn, Z. 'Is Vision Continuous With Cognition?'[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99, 22(3): 341–365.
- [9] 王华平. 新独断论：一种新的知识辩护[J]. 学术月刊, 2012, (10) : 53–61.
- [10] Pryor, J. 'What's Wrong With Moore's Argument?'[J]. *Philosophical Issues*, 2004, 14(1): 349–378.
- [11] Smithies, D. 'The Significance of Cognitive Phenomenology'[J]. *Philosophy Compass*, 2013, 8(8): 731–743.
- [12] Lehrer, K., Stewart, C. 'Justification, Truth, and Coherence'[J]. *Synthese*, 1983, 55(2): 191–207.
- [13] Smithies, D. 'Perception and the External World'[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6, 173(4): 1119–1145.
- [14] McDowell, J. *Mind and World*[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
- [15] McDowell, J. 'Criteria, Defeasibility, and Knowledge'[A], McDowell, J. (Ed) *Meaning, Knowledge and Reality*[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9–394.
- [16] McDowell, J. 'Knowledge and the Internal Revisited'[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2, 64: 97–105.